

才智·胆略·人格的较量

战场上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谭一青◎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历史是巨人的传记。因为巨人常常是群众和事业的代表，而战争，又往往使巨人展现其高大的身材。中国革命战争塑造了毛泽东光彩照人的高大形象，同时也丢不开蒋介石这个战争对手的身影。描写战争若只写一方，就好像门缝里看人打架，只觉一个人挥拳踢脚，莫名其妙。只有打开大门，看着双方你一拳，我一脚，方能从一招一式中品味对手的高下。所以，只有把毛泽东与蒋介石放在一起来研究中国现代战争，才能更全面、更准确、更生动地反映战争的面貌和巨人的风采。

毛泽东和蒋介石，无疑是两个对于现代中国历史影响最深刻的人

毛泽东

才智·胆略·人格的较量

战场上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谭一青◎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才智·胆略·人格的较量:战场上的毛泽东与蒋介石/谭一青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ISBN 7-5006-7148-2

I. 才... II. 谭... III. ①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②蒋介石
(1887~1975)—军事思想—研究 IV. A841.65②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7715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64034349 营销中心电话:(010) 64065904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26.5 印张 4 插页 300 千字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8 月河北第 4 次印刷

印数:22,001—30,000 册 定价:2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目录

CONTENTS

1	第一章 两条起跑线——军事生涯的开端
1	一、日本军校生与湖南师范生
16	二、辛亥革命的风云际会
26	三、商场的圆滑与农民的质朴
42	四、北伐战火中分道扬镳
59	第二章 “围剿”与反“围剿”
59	一、两种政权的建立
67	二、毛泽东初步总结游击经验
73	三、分进合击与诱敌深入
86	四、蒋介石的心理建设和战略革新
94	五、堡垒主义与短促突击
104	第三章 斗智斗勇长征路
104	一、蒋介石布阵追剿
112	二、毛泽东声东击西
121	三、抢关夺隘，踏尽人间天险
132	四、西北统战，国共再度言和

目 录

142	第四章 抗日战争初期的合作与分歧
142	一、携手抗日 共御外侮
151	二、太原、徐州保卫战中并肩作战
161	三、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战略建议
170	四、退守西南与犬牙交错的战略构想
179	第五章 摩擦与反摩擦
179	一、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
187	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5	三、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203	四、政治攻势 联美制蒋
212	第六章 笔战与舌战
212	一、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
226	二、《中国之命运》与《论联合政府》
238	三、越过赫尔利的争论
247	四、舌战山城
259	第七章 共军与国军
259	一、黄埔建军与三湾改编
272	二、治军之本
287	三、御将之道
298	四、两种不同的军队

305	第八章 国共大决战
305	一、蒋介石师出无名，毛泽东后发制人
319	二、决战关头，蒋介石举棋不定
327	三、首战必胜，毛泽东“关门打狗”
336	四、“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
345	五、古都易帜
354	第九章 大陆追歼与台湾反省
354	一、宜将剩勇追穷寇
362	二、退守台湾
368	三、痛苦的反省
380	第十章 海峡之战与一个中国
380	一、反对美国蓄意制造“两个中国”
387	二、台湾海峡的军事与政治斗争
393	三、毛泽东决定“联蒋抵美”
403	四、蒋介石严厉打击岛内“台独”活动
408	五、毛泽东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初步设想
414	后记
415	再版后记

第一章

两条起跑线

——军事生涯的开端

一、日本军校生与湖南师范生

(一)

毛泽东生于1893年，蒋介石早其6年，生于1887年。他们差不多同处于一个时代，童年的环境与求学的经历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在个性的形成方面又有着一些不同的差异。

蒋介石的故乡是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这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古老乡镇，地处四明山南麓，既是通往新昌、嵊县、余姚、鄞县四个县的交通要道，又是附近八个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山环水绕，风景佳丽。溪口镇东首有山称武岭，屏障全镇，为溪口的门户。这

座山的通路旁原有一所庵堂，称武岭庵，1930年，蒋介石在此建造气势宏伟的武岭门。在拱形的楼门洞上，前额题有“武岭”二字，是于右任手笔，后额“武岭”二字，为蒋介石自题。蒋介石自书籍贯常为“浙江奉化武岭”，而不称溪口，他一手炮制的蒋氏宗谱也题签《武岭蒋氏宗谱》。

武岭南麓的潭墩山，风景秀丽，为溪口十景之一，山巅有文昌阁，原建于清雍正九年。1924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回乡扫墓，见文昌阁已破旧颓斜，遂与其兄商议，重建亭阁三楹，题名“乐亭”。蒋介石亲撰《乐亭记》，曰：“武岭突起于剡溪九曲之口，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砥柱，为万山所景仰，不偏不倚，望之岿然，其独以武岭名者，殆取义于武德，即其地以况其所居之人耶。岭之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潭，流水淙淙，游鱼可数。……命匠鸠工，建亭三楹，落成之日，属予名之，余以其位在山水之间，凡远方同志来游者，莫不徘徊依恋而不忍舍，盖无间乎仁与智，皆有乐于此也，乃取其义而名之曰乐亭。”（《蒋介石年谱初稿》第376~377页，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在蒋氏执政的几十年中，这里的一山一水已深深地印上了蒋家印迹。

蒋介石父亲蒋明火，又名肇聪，字肃庵，在溪口街上开玉泰盐铺，经营粮食、盐、酒、石灰、草纸、百杂货。家居在同一条街上，是一幢二层小楼，名为“素居”。这是蒋介石的祖居，蒋介石父子都出生在这幢房子里。

蒋明火原配徐氏，生一子一女，子名周康，号介卿，字锡侯；女名瑞春，嫁任宋村宋周运为妻。徐氏早亡，蒋明火续娶肖王庙孙氏女为继室，孙氏无所出，不久也病故了。在玉泰盐铺有个老伙计王贤东，是奉化葛竹村人，在玉泰盐铺干了二十多年，颇得蒋明火的信任。王贤东有个堂妹王采玉年轻守寡，在葛竹庵带发修行，经王贤东说媒撮

合，还俗再嫁蒋明火为继室，她就是蒋介石的生身母亲。

王采玉是奉化毗邻的嵊县葛溪人，原嫁给溪口曹家田村姓俞的，俞氏去世后，王采玉回娘家居住，在葛溪庵里守节。她精于女红，粗通文字，能诵《楞严经》、《金刚经》等经卷。王采玉嫁给蒋明火后，生二子二女；大儿子周泰，乳名瑞元，又名介石，学名志清；大女名瑞莲，嫁给竺村竺芝珊；二女名瑞菊，数月夭亡；二子瑞青，3岁时病死。蒋介石在《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一文中写道：“徐太夫人生吾姐瑞春与兄锡侯，先妣教诲鞠育视之无异……自产中正后三年而瑞莲妹生，又三年而生二妹瑞菊，菊妹不幸而夭亡，弟瑞青则又后菊妹三年生……未及二年，瑞青弟殇。”

1895年，蒋介石9岁时，其父蒋明火染时疫去世。其时蒋介石19岁，娶妻单氏。蒋介石性情粗暴，对继母王氏不甚恭敬，家庭时有吵闹。1898年兄弟分家而居，蒋介石独得玉泰盐铺全部财产，又继承了其伯父一份遗产，立名为“夏房”；王采玉及其子女分得“素居”一幢小楼房，立名为“丰镐房”，另得田地三十余亩和一片竹山，从此，王氏与子女相依为命，每日仍礼佛诵经不辍。

蒋介石童年时性情顽梗倔强，镇中儿童对他常有畏惧，他自命为群儿之首，顽皮淘气，有孩子给他起绰号为“瑞元无赖”。王采玉自二度丧夫后，心情是苦闷的，除诵经拜佛之外，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望子成龙。她对蒋介石管教甚严，常常采用棍棒教训。有一次，因蒋介石屡教不改，王采玉把他关在房里，痛加鞭挞。蒋介石一头钻进床底下不出来。此时恰逢邻居来找蒋母，蒋介石即乘母开门之际，溜之大吉，蒋母追到街上，抓不住他，气得嚎啕大哭。

溪口习俗，逢年过节，要迎神赛会、演戏、演宁波滩簧、玩盘龙灯，闹元宵。

蒋介石极喜欢这样的时刻，每次都要带头当领队。有一年他还把

一队龙灯一直舞到奉化岩头村他岳母家，并要岳母村里的人摆酒相迎。

蒋介石15岁奉母命与岩头村的毛福美成亲。在婚礼上，他与新娘并立在祖堂里行拜堂礼，行礼后，他将新郎的红缨帽掷于地上，奔向室外，与一群看热闹的村童抢着放爆竹，满堂宾客被他弄得啼笑皆非。后来，蒋介石在《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也直言不讳地说：“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嬉戏跳跃，凡水火刀枪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

蒋介石5岁时，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塾师叫任介眉，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两年后，在溪口镇蒋谨藩所设的私塾馆里读书三年半。所读书目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礼记》、《孝经》、《春秋》、《左传》等。随着父亲的去世，家境日渐困难，母亲仍不叫蒋介石参加劳动，在他12岁时，送他到离溪口一百华里远的嵊县葛溪村他外祖父家中，就学于一个叫姚宗元的塾师。在那里读了《尚书》。13岁时，蒋介石又赴榆林村师从毛凤美读《易》，课余时，帮助母亲做些护理竹林和喂蚕的劳动。14岁，蒋又转至竺景崧开设的皇甫氏家馆，习作策语。16岁，也就是蒋介石结婚后的第二年，他转入他岳父家的岩头村，就学于毛思诚开设的私塾馆，随毛思诚温习《左传》、圈点《纲鉴》。在这十年中，蒋介石接受了颇为全面的封建教育。

1902年，15岁的蒋介石曾到奉化城里应考过一次“童子试”（中童生者方可考秀才），结果没有考中。然而，这次到奉化却开了眼界。当时，戊戌风潮已激荡全国，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清廷迫于内外形势，不得不宣布推行新政。其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即为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不久，蒋介石的塾师毛思诚也关闭了岩头的蒙馆，到宁波去当第四中学舍监。于是，蒋介石也萌发了离家去“洋学堂”

求学的念头。

蒋介石的要求获得了母亲王采玉的支持，这与他们家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有联系的。按照当时的情形，像蒋介石这样读了十年书的青年，理应接替母亲的经营与农田劳动。但是，当时因父亲去世，母子二人常受权势欺凌，一般派在大户头上的款项，常常也硬派在他们的门下。蒋介石后来在1936年写过一篇叫《报国与思亲》的文章，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中正九岁丧父，一门孤寡，茆子无依。其时清政不纲，吏胥势豪，寅缘为虐；吾家门祚既单，遂为覬觐之的，欺凌胁迫，靡日而宁，尝以田赋征收，强令供役，产业被夺，先畴不保，甚至构陷公庭，迫害备至，乡里既无正论，戚族亦多旁观，吾母子含愤茹痛，荼蘼之苦，不足以喻。”因而，蒋母极望儿子能够成龙，出外寻找出路，或许可以有所成就，耀祖光宗。蒋介石也是抱着一朝学成，出人头地的想法离家求学的。对于这一点，蒋介石后来不无得意地说：“吾家当中正幼时，孤弱艰危，可云至矣，然而豪强之侵逼，能陷吾母子于困厄，而不能挫吾母保家教子之志节，亦不能阻吾家自求多福之途径，则知天下事安危祸福，罔非自致，而转弱为强，必资自力明矣。”（《报国与思亲》，载《蒋介石全集》贝华主编，文化编译馆编辑）

1903年，蒋介石16岁时，入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接受新式教育。该校有英语、算术等课程，仍很注重经史旧学。一些学生不满校方的守旧倾向，蒋介石被推为代表，与校方交涉“改革教育”事宜。这次活动，蒋介石因“情态激烈”，差点被校方开除。

1905年，蒋介石又转到宁波城里的箭金学堂读书。校中有一位顾清廉先生，对他影响很大。顾先生借给他《孙子兵法》，鼓励他学习兵法和曾国藩的书，向他讲述日本明治维新由弱而强的历史，建议他出洋留学。从此，蒋介石立志从武，并决心去日本留学。他对曾国藩、胡林翼等近代军事人物的崇拜也由此而始。1924年，蒋介石手

辑《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在序中说：“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不禁而叹胡濶之之才略识见，与左季高之志气节操，高出一世，实不愧当时之名将，由是益知其事业成败，必有所本也。”

1906年1月，蒋介石转回奉化龙津学堂学日文，写信给母亲，表示决心出洋留学。母亲虽不忍孤儿远离膝下，但见儿子心意已定，遂助其凑足费用，让他东渡日本。蒋介石后来写道：“中正幼性顽钝，弗受绳尺，又出身孤弱，动遭挤摈。及年稍长，立志出国学习军旅，邻里哗异，辄相泥阻，其力排群议，拮据筹维，以成其学者吾母也。”（《报国与思亲》，载《蒋介石全集》，贝华主编，文化编译馆编辑）

1906年4月，蒋介石第一次赴日本。当时，日本刚刚在远东打败了沙皇俄国军队，取得了巨大胜利，独吞了战争的实际成果，占领了中国的旅顺口、大连以及南满铁路，并在朝鲜确立了自己的统治。日本人完全沉浸在武士道的情绪中，他们成群结队地前往新建的纪念馆和庙宇去朝拜，为日本士兵歌功颂德。蒋介石却很失望，日本的军事院校拒绝接受自费留学的学生，只接受中国政府陆军部推荐的学生。无奈，蒋介石只好进入东京的清华学校，学了半年的日语，于是年冬回国。

这一次日本之行，对蒋介石来说，收获最大的是结识了浙江的同乡陈其美。陈其美几乎与蒋同时到日本。他比蒋介石年长9岁，出国前是上海青帮的势力人物，有丰富的秘密活动与经商活动的经验。他与蒋结识后，志趣相投，关系很快密切起来。蒋回国后，陈其美继续在日本活动，并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此后，他对蒋介石投身于辛亥革命以及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都有极大影响。

蒋介石回国后，正遇上清政府陆军部在保定创立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在各省招考学生。这是清政府设立的第一所

新式军官学校，从欧美、日本聘请教官任教，并每年向各国选派留学生。蒋介石抱着找机会去日本的目的，考入了这所军校。第二年的冬天，他果然如愿以偿，考取了去日本军校留学的保送生。

蒋介石接到留日录取通知书时，已是学校放寒假的时候，他决定不回家过年与家人告别，直接从保定启程出国。与他同船东渡日本，并在日后成为挚友的张群回忆说：“共计送往日本留学者六十名，同往大连乘船前往神户，换乘火车到东京，进入振武学校。这个学校可以说是日本政府专为中国派遣留日军事学生而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在这里受训三年，毕业后，再以见习官身份，按兵科分发各联队见习。当时由福岛安正中将担任中国学生监理委员长，木村宣明中校为学生监，野村岩藏为舍监。我们在振武学校毕业后，以士官候补生资格，按各人志愿分发各师团见习。我和蒋公分发新泻高田第十三师团野炮第十九联队。”（《我与日本七十年》，台湾中日关系研究会出版）

蒋介石后来在1944年1月10日“对从军学生训话”中讲述了他这一段留日经历：“我在十九岁的时候，是在我本县的龙津中学肄业的。因为当时痛愤乡里土豪劣绅的横行，目击我们国家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尤其是那时看到日本以一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奋发图强，战败帝俄，予我精神上最大的刺激。所以我在龙津中学肄业不到半年，就请求家母准许我到日本学军事，来尽到我国民一分子的义务，来促成我们国家的雪耻自强。我就在这一年的夏季，到了日本，就想进日本的军队。但当时日本的规定，中国学生要入日本军队受训，必须由中国陆军部保送，否则概不收容，我既非政府保送，自然不能入伍。因此我只在日本留学一年就回国了。到了第二年，陆军部要在保定创立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各省分别招考，规定每省考选四十名，而浙江省的四十名，大多数的名额已由武备学堂与弁目学堂等处保送了，所留余额只有十四名，全省青年千余人在杭州报名投考，我就是

在这十四名额内考取的一个学生。于是我在二十岁的夏季，就进了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但是我的目的仍是要东渡日本，去学他的陆军。因为在保定这个军校，才有机会可以希望保送到日本去学习陆军。果然到了这一年的冬季，我就得到一个机会参加留学考试，当时录取的连我一共四十人——现在四川的张主席亦在其内——我们都被保送到振武学校，这时我已经二十一岁了。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预备学校。在振武学校学习了三年毕业，就进了日本的高田野炮兵联队，最初是当二等兵，后来升了上等兵，称为士官候补生。这一年我正是二十五岁，就是辛亥革命的一年。”（《蒋总统集》第二册，第1477页，台湾国防研究院印）

振武学校的课程，军事方面分学科和术科两类，共计880小时，其余学习日本语文、史地、数学、理化、博物和图画等课程。军事课程主要为徒手教练、部队教练、测量及战术等。

在振武学校期间，蒋介石经陈其美的介绍，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参加了一些同盟会会员的集会活动，阅读了不少革命书籍，增进了爱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留学期间，他曾给表兄单维则寄过一张照片，上面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1910年12月，蒋介石与振武学校16名毕业生一起，被编入第13野战炮兵师第19团服役。这个团当时驻扎在北海道。年轻的蒋介石亲眼目睹了日本军人如何像无声的机器一样，毫无怨言地执行长官的命令，并且始终保持着随时准备为天皇捐躯的狂热情绪。他敬慕那些在检阅部队时坐在显赫位置上的将校军官们，并由此产生了对权力的热烈向往与渴望。他断然认为，日本军队的威力在于有绝对服从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因此，在此后这一直是他治军带兵的主要原则。

炮团的生活是艰苦的。每天在冰雪连天、寒风刺骨的天气里接受

训练。早晨很早就要起床，用冰冷的水洗脸。炮兵分队的一项勤务，就是精心饲养作为拖拉重炮牵引力的马匹。当时与蒋在一起的上等兵霜田藤次郎回忆说：“蒋氏平常很少说话，没有什么可以引人注意的事情。不过叫他和普通的兵一样，派去扫马房的时候，他的面上立刻就现出一种悲愤的神色。然后因为军队里的军纪关系，一切都是遵照长官的命令，自然也就服从了。”（载1936年1月9日东京《日月新闻》）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了。蒋介石收到陈其美招他回国的电报，蒋介石欣然应命，向师团请了48小时假，遂与张群等人到同盟会支部换了便服，于10月30日回到了上海。蒋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总掩饰不住自己踏上仕途第一步的喜悦心情：“我感到，我们军人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所以我立即返回中国参加革命。这的确是我的革命生涯的开始。当时我尽力去完成的少年时代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为了接受军事教育，我的青年时代克服了各种困难和障碍。在回忆往事时，我相信，这给了我极大的欢乐。”（古屋：《蒋介石的生平与时代》，纽约1987年英文版，第23页）

（二）

1893年12月26日，湖南韶山冲上屋场一栋当地人称作“一担柴”式的房子里，诞生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这里与奉化溪口不同，它闭塞、落后，缺少四通八达的商业交流，包围在一种山野村民的文化氛围之中。然而，韶山也像武岭一样，拥有极为优美的自然风光。

清光绪六年（1880年），韶山一位布衣名士周定宁作过一篇《韶山记》，写出一个无限风光的韶山：

“韶山，楚南一名山也！介三湖而远七泽，发岳麓而控东台。澎湃地涌，水飞雪浪之花，九嶷天开，山横玉枕之案。绵亘百余里，蜿蜒来八面之龙。山苍莽，际无隆，狩幸致南巡之大舜。凤音亭，丹凤衔

书，胭脂井，柴龙吐沫。上麓天，风云际会，前金紫后……

“龙王雨露同沾，登高而咫尺星沙，转盼而昭山罗列。皎月是长明公不老，白云乃不速之客，频来绘动。山常青，山麓松垂露，轻洗妖雾……

“山之前有吊水洞、鲤鱼岩，鱼龙变化；青山岩、文村岩，虎豹风生。太乙观，中夜燃藜；白莲庵，四时玉藕。韶峰庵、仙女庵，列三仙女之金像；团山寺、清溪寺，绘诸菩萨之仪容。九天韶乐，时来送奏罗音，三邑童叟，每日瞻依仙境。果然特地乾坤，信道崭新日新。不仙不道，眉山盘浴风规，产乐产花，桃洞天台景象……”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行一。他生于1870年，1920年去世。毛顺生终身务农经商，是个生财有道的中国农民。毛顺生带着一家人勤奋劳动又省吃俭用，家里没有吃闲饭的，小孩子喂猪，大孩子下地干活。每年口粮之外的剩余谷子，用作押进田产，取利息钱，还兼作贩运谷子和生猪的生意。开始是小规模的，随着资金的积累，毛顺生就到湘乡太平街一带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并逐步由肩挑改为土车运送，直至发展到从银田寺雇船装运白米，运往湘潭附近出售。家里雇了一个长工，冬天碾谷的时候，还得多雇一个短工。毛顺生还贩卖耕牛，购买土地，一来二去，资本增加到两三千元，于是他在韶山冲里已经是个颇为富裕的人家了。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我十岁时家中有十五亩地，一家五口人，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家买了外加的七亩地后，我祖父去世了，但是又添了一个弟弟。然而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依靠这剩余，我父亲就不断地兴旺起来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